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 第十一回 病人膏肓情郎捨體 酸回肺腑倩女離魂

孔夫人見晚香病勢日劇，只得招媒人去問這賈相公。豈知賈相公寓中，行李都已搬去，住在那新歡的地方。不歸寓中，已五六日子。媒人無可如何，前來復命。孔夫人更加憂悶，求籤問卜，吉少凶多。聞得南街上有乩壇甚靈，孔夫人前往求之，默默禱告道：「老身垂暮之年，只有此女，視同性命，望仙人可憐，救她一救，示一個吉凶消息。」禱畢，只見乩盤飛動，批出四句道：仙草經霜，國香墮囹。仙鶴之肌，可以救命。

孔夫人回來，招人細詳乩語，似乎要仙鶴的肉方得有救。正在遲疑，忽聞門外銅鈴響，說老僧專治不起之症。孔夫人連忙出去招進來，是一個癩首頭陀，因說道：「小女新得一病，醫治無功，請老師一看。」遂領到房中，頭陀看了一看，歎口氣道：「老僧來同她懺悔懺悔。」因道：「一念慈悲，墮落塵海，離恨天別後，已十七年矣。何夢不真，何情非假，精神所注，金石為開，蘭妃你醒醒罷。」卻也稀奇，晚香不省人事，閉目昏沉已兩日了，這時候把眼睛睜開，看了一看，說要喝湯。孔夫人連忙將匙舀了給她喝了一口，說：「老和尚真是活菩薩了，索性請診診脈，你看到底怎樣？」於是頭陀診了一會，說：「病也來得奇，救是好救，不過要一樣藥味難辦。」說著從身邊取了一小紅紙包，包裡頭幾十顆丸藥，說道：「這名缺陷丸，老僧近從恨海帶來的，但須男子胸頭的肉一錢，和這丸同煎吃了便好。若無此肉，非獨此丸無功，且反速其死，慎之慎之。」孔夫人道：「這也難了，此肉從何處可得？」頭陀道：「卻不曉得，可誠心出去求求。」孔夫人遂取五錢銀子謝他，頭陀道：「老僧方外之人，要此無用，不過聞得令愛病重，來救救她罷了。」說罷便自飄然逕去，那寓中老嫗看他出門瞬息不見了。大家以為菩薩化身，小姐必不至於死的。但是男子的胸肉，誰人肯割呢？孔夫人願出重價購買，一時不得。寓主婦獻計道：「小姐許了賈官人，便是賈家人了，何不向賈秀才說一聲？他必然肯的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你前日已經尋過的，人也招不到。」寓主道：「我昨日在街上，聽見有人說賈相公相與一個外舍，住在混堂街弄唐裡浴堂隔壁。不滿一個月，就拆開了，近來要沒進京，仍舊住在原處。」說著，外邊報賈相公來，說道：「明日進京來辭行的。」孔夫人接見，大喜。告訴小姐病的緣故，倚玉也覺吃驚，說道：「何不請個好大夫看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什麼大夫多請到，只是不中用。昨日一個和尚，來給一點子藥，說怎麼是結鹽丸，須要男人胸膛頭的肉一錢，一同煎吃，方好。否則萬不可治。我想他已是你們賈家人了，要求官人忍一忍痛，賜給一塊，救救她。」倚玉聽了，不快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是來辭別的，不是來割肉的，你小姐許了我，就要我割肉，難道我不割肉，你就可以賴婚麼？況且我明日動身，割了肉，爛起來，你小姐好了，我倒死了，這是混賬話，可笑得很。你小姐不死，我今年就要娶的，有媒人在此，不怕你們逃到那裡。」說著一逕去了，自後賈倚玉進京鄉試，後來仍未中舉。姑且不表。

孔夫人見賈倚玉負氣而行，氣得無可如何，心中又急，眼看得這個病不得救了，正在憂慮，忽然來了一個救命的人，登堂拜謁，毛遂自薦。孔夫人出去見了，但見這人年紀二十七八歲，好像曾經見過的，一時卻想不出來，只見這個人生得：

面色蒼然氣象雄，英姿颯爽貌微豐。若教與世爭風格，一鶴翩翩下太空。

原來這個人，就是第三回及上回所說晚香取他題圖詩第一的韓廢，號秋鶴，別號情天仙侍，是蓉湖一個飽學秀才。他父親早年得子，有一個祖墳，葬在吳縣鹿山上一塊大石之下。山民呼這塊石為石朝宮，石上刻天養人三個字，有一堪輿家范先生，曾經墓下，說道：「風水雖好，必當出一個古怪人。可惜一衿以終，毫無出息。」生他這個時候，在九月二十七日子時，其時本是天黑若漆，忽然庭中光明起來，其出嗣的曾祖母及祖父母，均在堂，不知何兆。祖父向庭心天上一望，覺光明■，有一隻極大的白鶴，從天飛下，到屋上，天忽驟暗，一物不見，鶴亦不知何處去了。裡面錢安人就生出這位公子來。一家愛如珍寶，遂名為伯祥，號秋鶴。封翁亦是仁厚讀書人，一世讀書，不能高發，就灰心得很。其時兵災之後，家室仳離，封翁不要他讀書，其祖太封翁，力持不可，就送他到蘇州一個親戚處。不多幾年，便進了學。那公子最恨時文，不願仕進，故改名曰廢。平時吟風弄月，一往情深，於經濟上則專習算法洋務，真個是有用之才。無如起自式微，無人汲引，即稍有知遇，他性格高傲，不合時宜，鄉試了幾回，薦了幾回。有一回業已中定前列，因「天方回紇」四字被拙，後來又考兩回，均是堂備。最後一回，出粵東黃姓房師門下，批的是：戛戛獨造不同，凡響詞意精湛，三亦警煉，詩親切不浮。二場批：易熟，精算術，書講究地學，詩推測天文春秋，自據議論，禮兼嫺詞章合觀。五藝亦宏博亦典雅，此才何可以斗石計。三場批：徵引詳洽，判斷分明，第五道用駢體，尤覺莊雅。這等好批，依然不中，秋鶴從此灰志文章，專事遠遊，閱歷題場中。詩云：

五度秋風五薦才，天方回紇失元魁。而今看罷關中月，灰盡雄心不再來。

秋鶴此時祖父母已故，就別了堂上妻子，一路遊歷，到也逍遙自在。前二年，曾在惠山尼庵，眷一個名妓姓金，名翠梧，又名環，人皆呼為環姑。所居惜餘春館，曾訂終身，因鴉媽索價過奢，不能藏之金屋，未幾環姑為一個西賈所得，秋鶴悲痛得無可如何。以後又遇了幾個，皆不如翠梧。到天津時，又遇著一個名妓朱素芳，秋鶴看出她有些浮蕩，也就絕了交。以為海角天涯，無人知己。於是又到美國、法國、日本，遊歷一番，察看形勢風土，就輯成洋務志略一書。凡得二十六卷，回經上海，有人邀他到青樓中去玩，秋鶴道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現今青樓中人，皆是庸脂俗粉，只要孔方，不知情意，豈足污我的慧眼。」眾人皆笑其迂。過了幾日，有喬經略，因平交南海寇，道出申江，聞秋鶴之名，就聘了去。秋鶴上了破敵計策十二條，經略極為賞識，就命他在金陵鎮江一帶，募勇四營，教練技藝。經略出關去了，秋鶴就去招起兵勇來，一夕從瓜州口到焦山下，恰值晚香被盜，就將他母女救了，護送到揚，彼此皆不知名姓。後來有個朋友，從揚州到金陵，抄了晚香的一首詩來，說是一個女史求和之作，係自題深閨侍母圖。秋鶴見這首詩，細膩風流，情真語摯，就愛得了不得，就和了一首，向友人問了地址，便封寄了去。豈知被晚香所賞，至於請問姓名，初起頭尚淡淡的，後來聽得汪氏為救婚起見，故作圖征題，自己的詩已被這位女史取在第一，願委身嫁他的，因其母嫌秋鶴年紀加增，家有妻子，故將晚香許了賈姓。然小姐之意，仍不甚甘心呢。秋鶴得了這個信，落了幾點感激的眼淚，以為閨中知己，宛如重遇了環姑，喜得比登科及第還勝了數倍。仔細思量，我已及壯年，妻孥為累。現下雖逢青眼，薪水之外，皆是辦公之資，豈敢一絲一毫濟其私欲？且家中菽水，月寄十餘金，尚還不足，半生勞瘁，依然是兩手空空。又性好揮霍，黃金到手輒盡，因歎道：「小姐承你青眼，加及狂生。你又已字人，若要同心，除非來世了。」想到此不覺五中感結，俯仰無聊。一夕忽夢到晚香那裡，見小姐臥病在牀不省人事。旁邊一個老婦坐守，憂愁不語的光景，但聽孔夫說：「我的晚香，你死不得的，我來替了你罷。」方在憂悶，忽然見了秋鶴，叱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到這千金小姐房裡來？」秋鶴嚇得連忙退出門口，遇著個癩頭和尚，說道：「看你這樣濁臭，本不應到這仙女房中。」秋鶴因道：「老師到底知道是什麼人家？」和尚笑道：「他雖是你的恩主，你就是他前世的冤家，他為了你遭了這個煙花劫。」秋鶴道：「這是何說呢？」和尚指道：「你不見他的病麼？要除非是男子心前的肉，才救得好。你若肯給她吃，救了她，她就能活命了。」秋鶴道：「莫非就是深閨侍母圖上的才女麼？」和尚笑著點頭。秋鶴道：「這是容易的。」和尚笑道：「這麼著，我有一柄小戒刀在這裡，你就挖一塊給她。」秋鶴道：「好極。」就脫了衣服，向和尚取了刀，真個一刀。和尚拍手大笑道：「你上了當了，她並不是要你的肉，她不過要你的心。」秋鶴聽說，並不要肉，就大悔起來，覺得刀戳處極痛，大罵和尚，就醒轉來，乃是一夢。外面正打三更，細思夢境，疑惑不定。起來把燈剔了一剔，喝了一口茶，想道：「此夢支離離離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難道這位小姐真個有病麼？倘果然有病，要我割股，我何妨割給她，報報知己？但是不能知道真信，幸虧這些兵勇已練熟了，我就帶去江陰交割統領，請他先運赴交南，我再隨後趕去，趁便到揚州將這知己訪她一訪。」主意已定，次日吩咐安排船隻，明日午刻由小火輪拖帶啟行前赴江陰。一面請一個游擊官暫充統領，即將此兵帶去，請大總統示下。汝明早即去安排，早早開駛，我要到揚州一走，隨後就來，軍令甚速，大家照辦去了。原來此事因韓秀才精神感激，故至夢寐

相通。可見天下事但以真真相乎，斷無不成之理，就如汪韓二人，本非相識，只因秋鶴一心感激，遂得相逢。次日秋鶴遣發該班新勇登道，自己亦附輪前行，其時是己丑六月初一。

初二午刻，已到鎮江，運兵船自向江陰前去。秋鶴僱了一隻小江船，逕赴揚州，上燈後始到，就住在船中一夜。左思右想，不得安眠。次早起身，便去問信，果然到了她家。彷彿夢中所見，孔夫人出來見了，問了姓名，始知就是晚香器重的人，疑係求親而來，方欲告訴已經字人的緣故，秋鶴問道：「晚生專誠而來，並無別故，第一欲見令媛一面，第二聞令媛病重，不知真也不真？倘果有病，我可救他的。」孔夫人泣然淚下道：「小女之病，將及一月，已一息矣。」秋鶴道：「吃過什麼藥？」孔夫人道：「通通吃過，昨日一個和尚來說要男人的胸肉，你想塵海茫茫，誰人肯捨己以救人，所以實在為難，只得待死了。」說著，淚下如雨。秋鶴道：「晚生承令媛錯愛，感切五中，方慮無可酬報，今有此機會，敢不以肌膚相酬，但一言唐突，可否入房一見，即他日韓某因傷而死，亦是瞑目。」說著不覺眼圈兒紅起來，孔夫人見他這樣，感激自不必說，因說道：「小女福薄，難侍君子，前已許過姓賈的了。」秋鶴道：「夫人這話，未免多心。我韓某豈見色而圖，借此挾制者？請即放心。」孔夫人大喜，遂引秋鶴入房，見小姐瘦骨如柴，僅有餘息。將薄夾布被蒙了身體，頭上青絲，蓬鬆雜亂。口中氣息，細若垂絲。掛著一頂半新舊的葛紗帳，微微蕩漾，一看窗紙上有幾個破孔，秋鶴道：「了不得，這病人還經得起風麼？這幾個破孔先要補好。夫人請去取幾粒米糊來，我就把這台上的包藥紙替你補好了再說。」孔夫人深感週到，就去取了米糊，一時補好了，秋鶴道：「我這割肉的事，請千萬莫同小姐說。她若聽得了，恐怕傷感起來，身虛之人，容易變病。就是要說，須等她大好了。」孔夫人點頭稱是，秋鶴重把小姐審視一回，看她雖是消瘦，而容貌端正，雅韻欲流，好像從前曾經見過似的，但一時想不出來，就命孔夫人取了一柄剪刀，又恐剪後受傷，因向孔夫人說明了，自己到藥鋪裡買了止血金瘡藥，然後再到房中，解開衣襟，露出胸膛來，量了大小就把剪子狠命一剪，剪下一塊銅錢大小的肉來，放在杯內。只見血流如注，孔夫人老大不忍，感激到千分萬分，忙替他敷了藥，外邊加一層薄油紙，把棉花墊好，用幾尺洋布，替他紮好。秋鶴初時不痛，自敷藥後，不覺痛極難當，又不敢呼叫，就在孔夫人榻上臥倒，口裡舒舒的輕響。孔夫人問道：「什麼了？我母女後來怎樣的報你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不妨，這是藥性在那裡收斂，停一會就好的，你去煎藥罷。」孔夫人就把這肉和丸藥一齊傾在小磁罐裡煎起來，一會子煎好了，秋鶴還在那裡忍痛，一會又要起來服侍小姐吃藥。孔夫人道：「相公請睡罷，老身能服侍的。」就一匙一匙的喂入小姐口中，又不住的念佛，小姐是半受半吐的一會吃完，又去煎二次又來看看小姐，看看秋鶴，秋鶴尚在小痛，身體動不得，孔夫人哭道：「小女之病，累得相公這樣，心何以安？老身無可為謝，願贈養傷費，待小女好了再謝。」秋鶴哭道：「我韓某為報知己，甘衷父母之身，豈賣肉而來者？夫人所言，未免小看了。」孔夫人自悔失言，深深告罪，說：「既這麼著，擬留相公在此暫住幾日，俟傷痕好了再去，也可以看看小女以後病勢。倘男女不便，請相公住在外房，不要嫌骯髒，就把老身的榻移到那裡。外人問起，只說是姑表至親，來探小姐病的，便無飛語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卻甚好，但以後稱呼不必相公恩人，當隨便稱呼。我們就算姑表親，我稱姑娘，太太叫我姪兒方好。」孔夫人道此卻甚好，但不敢當，說著已是午刻。

中飯孔夫人端了來，秋鶴勉強吃了半碗，就略問了一番家世。到晚間，孔夫人就把自己的榻搬來，讓於秋鶴。孔夫人自己輕輕睡在小姐腳邊，小姐二次煎的藥也吃好，孔夫人預先煎了一罐陳米薄湯粥，秋鶴先吃了些。說也稀奇，這個藥比仙丹還靈，不到半夜，晚香竟微微的出了一身汗，腹中咕咕咯咯響了良久。忽然要解手起來，孔夫人連忙把腳布要來替她襯，小姐不肯，要起來的。此時秋鶴已在外邊榻上睡穩，孔夫人只得扶了女兒，就在牀上放著溺桶，小姐尚不肯，孔夫人哭了，小姐方在牀上就坐了一會，出了些清穢。孔夫人又扶她睡了，把桶移下，一會子嚷餓。孔夫人這個一喜，倒反落下幾點淚來。忙安排餵了小半碗薄陳米粥，小姐還要添，又喝了三四匙，便臥下，沉沉的睡去了。孔夫人忙了三四更天，也倦極了，亦即睡去。直到次日天明，小姐醒來，見母親正在那裡熬粥，一張榻不見了，因問母親何故。孔夫人不敢說出這個緣故，因哄道：「我娘家有一個族姪，你向來不認得的。你病了他正在南京，不知怎麼得了信趕來看看，誰知已病倒了，這會兒已經好些，他住三四天就要去的。」秋鶴已聽見了，等晚香吃了粥，便支持起來要進去望望。孔夫人不許道：「你且睡過兩三日再起來看他未遲，這會身子一動，這傷痕不肯收結的，那是到反為不美。」秋鶴一想也是，就安安逸逸的睡，日夜不起身來。孔夫人服侍兩個病人，房主人的傭婦常來幫助，女房東王奶奶知小姐病有轉機，也來安慰。知道這少年是孔夫人的姪子，也就不疑。原來秋鶴之傷，因當日割了隨即敷藥，又一連睡了兩日，並未激動傷痕，且兩人又是前生因果，故好得極速。到第三日，傷疤已結得堅牢妥帖，就先同孔夫人說了，進房來看這個巾幗知心。此時晚香亦能坐起片刻，稀飯也可吃半碗了。秋鶴入房，見孔夫人正同晚香理髮呢，覺得晚香病後愁容，另有一般丰韻，便就叫了一聲妹妹，心中一動，墮下幾點淚來。晚香看秋鶴頗覺相熟，心裡想表姊妹本來休戚相關，見了我這病他傷感起來，也是有的，也就低低的叫一聲哥哥。那裡知道有題詩割肉這件委曲呢？因又道：「多謝哥哥前來看視，倒累得哥哥也得了病。且不要忙，等大好了再去。」秋鶴道：「愚兄本不是大病，今養了兩三天，已全愈了。尚要到江陰呢，明早就要走了，妹妹自己保重罷。我回來再來望你，倘資用不夠，愚兄現今帶來十五金，就放在這裡，將來再好寄來的。」小姐尚未接口，孔夫人便道：「這是帶累恩……」又覺說得造次了，秋鶴看了一眼，孔夫人便改口道：「帶累老姪，萬不敢收的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倒不必，即是至親，何須客氣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天下斷無此理的，我不送你，你倒送起我們來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們母女當家人已故，那裡再有照顧的人。我這銀子不算贈你，算送給妹妹病後調理的费用。」晚香道：「哥哥是一片誠心，但是沒有這個理呢。」說著覺身體力乏，就臥倒了。孔夫人替她蓋了被，秋鶴也就走出來，孔夫人低低說道：「老身受賜已多，恩人斷斷不要這樣。」秋鶴道：「再談罷。」橫置明日必要走的，於是又安宿一夜。到明早孔夫人起來，秋鶴早已開了門去了。把門拽上，桌上放著一包銀子，寫一字條兒在那裡。孔夫人萬分不安，把紙條兒交晚香一看，下面不落款，上寫著：

存銀十五兩，區區者亦所以報也。病後虛柔，須謹慎調攝。母女客寄，終非良圖，賈生回，即可催了向平之願。海枯石爛，來日方長。薪水倘有贏餘，還擬續寄若干，此非盜泉，受之當無愧耳。

小姐看了道：「這位表兄風義可嘉，世所難得，母親何以一向未曾說起呢？」孔夫人哄道：「他同吾兄向在外邊，吾也不過僅見一面。」晚香道：「他現在何處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據說他在營中，眼前要到外國去平海寇呢。」晚香道：「我原疑心他不是平常人，他清秀中有一派蒼勁之氣，即就現在而論，情義是極篤的。母親有這個姪子，可惜當時不曾想到把我……」說著又悔造次了，就住了口。一會兒越趨的就臥倒了，孔夫人也知道她說差，就不接她這句話，卻說：「我兒勤慎調理，這個病漸漸好起來，在閨中無事靜養做詩。悶的時候看書，與母親談笑談笑，講講故事。」

其時是中元令節，外邊迎秋賽祀、社壇，街頭熱鬧異常。小姐在門縫中張了一會兒，見來往行人，塵囂雜沓，也就厭煩得了不得，就走過王奶奶這邊來。王奶奶也也在外邊看會，只有一個三四歲的女孩睡著在一張小春椅上，檯子上有幾本亂書，小姐隨手取了兩本一看，皆是閒書《說唐三笑》。小姐道：「這有什麼好看呢？」又換了一本，一看是《六才子》，玩文理，倒好的。因笑道：「原來有這個好東西，可惜只得一本。」方欲再搜，那王奶奶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外面好玩，姑娘倒不去看看？」晚香笑道：「剛才我也望了一望，鬧得怎麼似的，我就到這裡來，看見這些書，是哪裡來的？」王奶奶道：「是三年前一個客人欠了房金，把一箱東西質押在這裡，箱中有幾部閒書，他不來贖了，就取出來看看。我幼年雖然識幾個字，有些書還看不明白，還是這《說唐三笑》姻緣好看，那《六才子》不知是怎麼東西，前氣不接後氣，句子也多費解。還有一部名叫《紅樓夢》，又什麼《品花寶鑒》，他都說的是京話，瑣屑嘮叨，書也多，看了厭煩，頭裡發昏。」晚香道：「全不全呢？」王奶奶道：「通全的，亂擱在這箱裡。」晚香道：「肯借我去看看麼？」王奶奶笑道：「小姐說這些話來，有怎麼不好呢？你要就在這箱裡，自己去尋，盡管拿去，不過三笑我還要呢。」晚香道：「這三笑我不借，單要借你《六才子》，同《品花寶鑒》。」王奶奶道：「你取罷。」晚香就把一只書箱門開了，一部一部尋起來。想道：他說還有《紅樓夢》，我幼時在學堂裡聽見父親的朋友說《紅樓夢》是極好的閒書，我當時不在心上，今番倒要看看了，就將第一本略閱一通，看他編的回目極好，如情切切良宵花解語，軟綿綿錦日玉生香；《西廂記》妙詞通戲

語，《牡丹亭》豔曲警芳心。因向王奶奶道：「這《紅樓夢》也借我去看看。」又看箱裡頭，還有《牡丹亭》一部，也通借了去。王奶奶道：「這三部書我本不愛看，你要就拿了去，我索性送給你罷。」琬香道：「這麼著，你也是費本費利的，我回去送一兩銀子來，你算賣給我罷。」王奶奶道：「也好，不受你錢，你不安的。」琬香大喜，就將書抱了過去，送來一兩銀子。王奶奶收了。

原來琬香家教本嚴，幼年讀書雖多，這些閒書小說，父親從不令她看的。琬香又是不出閨門的小姐，那裡能到書舖子裡買去呢。這回子得了三部書，如獲至寶，就先把這《西廂記》慢慢的揣摩起來，果然琢句甚精，纏綿旖旎，就是道理不合些。金聖歎批得也好，然多迴護雙文之處，惟曲子極好，如隔花人遠天涯近、游絲牽惹桃花片、鴛鴦夜月銷金帳，這詞句是精湛極了。惟酬簡一折，太露色相，張生何人，把雙文如此輕薄？就是雙文未免有情，亦不應輕失身分，想也前生的孽緣，就是我琬香現雖許了賈家，將來又不知能守著一輩子呢。又想到：「雙文雖苦，終是宰相之後，有一個知心服侍的紅娘，我琬香只有老母一人，操勤習苦。雙文居相國寺的西院，房屋甚多，不要租費的。我居在客寓西屋只有兩間還須租賃。仔細一想，我琬香比雙文又苦數十倍呢，遂不覺滴下淚來。是年有閏七月，十八夜戌時，始交立秋節。琬香想了一會傷心了一會，那天忽然下起雨來，屋瓦上繁聲細碎，簷漏滴滴不停，好像滴到心坎裡來似的。一會雨停了，簷漏變了殘聲，又起了一陣秋風，把隔窗的竹子搖得颼颼。梧桐葉也■■■的，黃葉墮下，也有聲音。遠遠豆棚中的促織，叫得熱鬧。不多一會，月色微明，射入窗隙。母親業已睡著，隔牆隱隱有鼾息之聲。琬香俯仰身世，倚枕纏綿。又當此秋景感懷，深宵燈火，真正把這個心也拖碎了，便就起來剔了燈，拿起筆來，倚浪淘沙調，作秋宵詞四首云：

恨絕可憐宵，夜雨瀟瀟，雨晴又是晚風驕。竹子颼颼梧瑟瑟，亂助商飈，骯髒海棠嬌。身世無聊，夢魂回首故鄉遙。

多少傷秋離別恨，齊上眉梢。

涼意下虛空，夜正當中，隔窗月色又朦朧。半壁殘燈三轉柝，一片秋蟲。心事等飄蓬，幽怨重重，可憐情味可憐儂。

碧玉年華容易誤，只怪罡風。秋景十分清，玉漏三更，吹簫故作斷腸聲。促織不嫌人寂寞，替訴離情。宛轉睡難成，淚眼盈盈，玉顏底事要飄零。

南國相思紅豆子，記得分明。

兩洗嫩涼天，秋思誰邊，月華如水夜如年。幾度銷魂人不寐，坐起還眠。顧影自家憐，容貌空妍，濃歡淺笑總成煙。

安得凌宵騎鶴去，重赴遊仙。

琬香吟畢，把玉版錄箋錄去，重讀一遍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就夾在書裡，聽外邊已轉四更，孔夫人醒轉來見女兒未睡，說道：

「天將明了，病未大好，要受寒的，快睡罷。」琬香答應著，遂把蚊帳裡的蚊子用蒲扇驅逐一會，脫衣上牀安臥不題。

次日為七月十九，天氣微涼，又看了一會《六才子》，批的批，圈的圈，戳的戳，總不過賞其詞藻，其土語不好，及曲調失協之處，便將墨塗塗了一大點。《六才子》看完，又看《還魂記》，見杜麗娘如此多情，別有賞識，因歎道：「男女之愛，本是天生成的。只要情意相感，便是精靈固結之處，任你怎麼，總要會合在一處，就是我賞識的情天仙侍。第二次贈和的詩，他必然曉得我這般意思。雖是不能會面，他不知怎樣感激我是個知己呢？讀到「閒愁萬種，無語怨東風」，不禁拍案叫絕起來。說道：「好個無語怨東風，他所怨的不是東風，而不忍竟怨，只得把東風怨了，誰叫這東風吹送得來，把他幽怨提起？不怨東風，將怨誰呢？」小姐天性溫柔聰慧，把這兩部書同《品花寶鑑》看了，約及一月已熟透了，遂收拾起來，看《紅樓夢》，不看則已，一看之後，真是廢寢忘餐，把這個心思齊歸到這部書裡去了。有時笑一會，有時哭一會，孔夫人看她這個光景，癡癡顛顛的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書？你病後現在正吃調理藥，怕傷壞身子，消消悶看看罷了。當一件正經事哭哭笑笑的，怎麼呢？」琬香笑道：「真是好文章！這寶玉實是情聖，不過苦了這位鸞卿同晴姑娘。原來天下真有這種多情的侍兒，看完了這本來講給母親聽聽，母親當也歡喜。」孔夫人道：「我愛聽正正經經的書。」琬香道：「這書是正經的，比先前講的《西廂記》《牡丹亭》還好呢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你現在身體嬌弱，怕你費了心不好。」琬香道：「我母女二人，相依為命，母親這種待孩兒的恩典，孩兒自己想想，不能報答。母親已四十餘歲的人了，女孩兒講講書，博母親笑笑，也是好的了。回頭母親已老，不知我母女兩個再能相聚幾年，聽女孩兒講幾年書，只怕將來天上人間，女孩兒再要講書給母親聽，也不能夠了。」說著眼圈兒就紅起來，孔夫人也掉下幾點老淚。自此為始，小姐的病已大好，有時看書寫字，有時做些針黹，有時講講什麼，孔夫人也心中竊喜，惟望女婿在京中得一個舉人，又望韓秋鶴吉人天相，馬到成功。

這夜正是中秋，小姐齊了月宮，收拾妥當了，就在窗外小庭心裡梧桐樹的旁邊，放一支矮腳小茶几，點了兩枝蠟燭，母女二人談心。孔夫人要聽中秋故事，琬香道：「中秋的故事多呢！開元遺事，是日唐明皇與楊貴妃臨太液池望月，心中不快，遂命左右就在池西築百尺台，來歲望月。又唐逸史，開元中，羅公遠侍明皇於宮中玩月，公遠說道：『陛下可要到月中去看麼？』明皇說道：『好是好的，但那能夠去呢？』公遠說：『這也容易，臣自有法兒。』就把一枝拐杖向空中一丟，這個拐杖忽然變了一條極大的長橋，橋的顏色晶瑩明透，渾如玻璃，明皇歡喜得了不得。這公遠就挽了皇帝的袍袖扶到橋上，一同走。走到數里，四面一望，氣質空明，好像到了鏡子裡似的。不過冷氣利害，後來走到一座城垣，公遠說道：『那就是月宮。』明皇一望，看見仙女一處一處的幾百個人，都著素練雲裳，衣袖子又寬、又大、又長，都在那庭心裡舞呢。口中又唱什麼歌兒，明皇覺得實在好玩，看得呆了，也不知道是怎麼戲法兒，就向一個舞罷的小仙女問道：『這是怎麼呢？』小仙女把明皇望了一個望，說道：『看你是下方來的，難怪你不知道。這是我們天上的戲，叫霓裳羽衣曲。』明皇道：『有趣，我倒要細細的領略領略。』於是又看了一會，把這個聲調記得好好的，就同這個羅公遠回來。公遠把橋收了，仍舊變了一支拐杖。明朝，明皇傳了一班供奉的優伶來，學了昨夜的聲調，做法演習，成功一套戲文，就叫霓裳羽衣曲。」孔夫人道：「恐怕沒有的事。」琬香道：「這是書上所說，那裡曉得真假呢？中國小說記載本來假的最多，何必去仔細辨起來？若要辨清，倒是穿鑿了。」二人講了一會，講到去年遇盜的一節，琬香道：「上年這個時候，我們正是吃驚呢。」孔夫人道：「真個幸虧炮船上的一位義士，好似他船上人說道袁師爺，否則我母女二個人性命也沒得了。他倒還護送我們到揚州，這也算是恩人，應該今夜多點一分香燭替他祝祝。」琬香道：「橫豎香燭多餘幾份，這何難呢？我就來點起來。」孔夫人道：「你索性多點一份。」小姐道：「那是畫蛇添足了，既只一份，何必兩份呢。」孔夫人道：「這個我自有的道理。」小姐道：「怎麼道理，說不出來的麼？」孔夫人道：「這個人與你有益，你應該也點一份替他祝壽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這話真令人悶死，到底是什麼人呢？」孔夫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個人已經去了，你且把香燭點了，我且同你說。」小姐真個就去取來，點好，向天祝告一番，然後起身要母親說出這個人來。孔夫人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把這門通關上了罷。」小姐遂又把門戶檢點了一番，留著庭心的窗子不閉，然後坐定，向母親請問緣由。下回再敘。